

重談有關台灣國語的幾個問題*

樋口 靖

- 1) 台灣國語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
- 2) 台灣國語的內涵
- 3) 台灣國語的語言特徵
- 4) 台灣國語和大陸普通話的差異
- 5) 台灣國語的實際情況
- 6) 台灣的雙語問題

1985年，作者曾寫了一篇小文章討論過有關台灣國語的幾個問題¹⁾。那時候，日本很少人關心這種問題，反應寥寥無幾，感到很寂寞。又過兩年，台灣解嚴，開始政治民主化，台灣獨立的氣氛也慢慢醞釀，日本部分學者的興趣也漸漸走向台灣的言語問題。但是台灣國內一些社會語言學者，鄭良偉、黃宣範等人早就在默默研究他們自己的語言，而且已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

至今重念拙作，作者發現了當時提出的意見到現在也有一定的見地，可有參考價值。因為，最近中國大陸有了很多有關所謂的海峽兩岸語言比較的刊物，其中包括著認為台灣國語是一種藍青官話的見解²⁾，而且連一些在大陸非常著名的語言學者都保持著這樣的意見。可是，據本人的看法，台灣有兩種不同性質的「國語」；一種是年齡比較大的人所操的腔調相當嚴重的國語，另一種是年紀比較輕的人所說的比較「標準」的國語。後者是在語音、詞彙、語法、風格的各個角度來看全部都有足夠的一致性，從而形成個人語言紛歧頗少的完整語言。本人要把後者看成是一種漢語方言，而且是歷史上最新形成的一種官話。

對於台灣國語，我的看法是這十年以來基本上沒有變化。所以我決定把我的舊作用中文改寫補充一點材料來重新發表，希望借此以為拋磚引玉。

一、台灣國語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

戰後台灣一歸中國之後，中國的「國語」取代日本的「國語」在台灣成了公定語。實施了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設立、台灣省國語運動綱領的制定、國語普及運動的推進。初期是回歸祖國的喜悅達到最高潮的時期，所以國語運動的趨勢盛。根據「綱領」的第一條，當時的運動方針原本是「實行台語復原，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也許打算恢復殖民地時代受日語壓迫的台語本來的真面目，以閩南語做根基讓台灣人學好國語吧。台語是台灣大多數人的母語，所以我認為這種語言政策是除了母語之外使其當做第二語言學習「國語」，企圖把台灣人併做中國國民，基本上仍是擁護雙語併用。但是，一九四七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國民政府遷移台北的這些過程中，外省籍的人口膨脹，合著國民政府的政治統治的確立，那個語言政策也有了變化。本來國家語言政策的原則就是，第一，以國語統一全中國，第二，不消滅方言。國語統一絕沒有意味撲滅方言的意思。但是國民政府遷台以來所使用的語言政策實際上未必遵照了原則。也就是優先國語普及，加以限制台語的使用。事實上學校教育現場禁止使用方言，只限用國語施行教育。行政、司法等公事方面不能使用方言（在各級議會場合使用台語發言將會招惹「麻煩」）。另外，在文化方面，不是電視的台語節目的播放時間數及播放時間帶遭受限制，就是限制台語的播放曲數。藉著有擬國語推行的名義採取這種措施。但是這種政策帶來的結果是損害不少台語的威信。這種政策尤其在初等教育的語言教育有了絕大的效果。因為在學校不准說的語言容易被認為是「不好的話」，甚至形成從年輕時起對自己母語的輕視感。國民政府雖然意不在消滅台灣話，但是，在實際行政的執行面上，造成台灣話的受限制和受蔑視的事實是不可否認。

結果，現在國語終於完成了身為台灣共通語的最大使命。雖然不曾見過值得信賴的國語普及率的統計調查資料³⁾。不過，觀看六十年代初國語推行委

員會消失一事，可以知道為普及國語實行的諸項事宜已經終了它的歷史使命⁴⁾。推行國語成功最大的原因，可以說是台灣教育特別是在初等中等教育的驚人普及度。小學的就學率遠超過百分之九十五。兒童在學校與朋友、老師交談的語言必定是國語。雖然祖父母、雙親沒有接受完整的國語教育因而國語的能力薄弱，但是年輕一代的人或許在學校以及社會接觸的國語時間長於在家庭接觸台語的時間。縱使是現在，在台灣仍有聽不懂國語的少數人，但是，聽得懂說不流暢的人更多。就年輕一代的人而言、他們具有充分的國語能力，台語的能力不如國語者大有人在。如此一來國語普及了，推行國語的事宜就沒有必要了。另一方面，方言消滅了嗎？這絕對沒有。國語之前的方言依然存在，這中間閩南語一直維持著特別的強勢。閩南語不只是家庭中的日常語言，它也擁有作為商用語言的重要性。在台灣社會，不難想見商場上不會操作閩南語所遭受的損失。更何況當前的台灣正急速變化走向工商業社會。光考慮這一點就可以知道閩南語的勢力不會大幅度的下降。總之，今日的台灣社會雙語併用是非常普遍，這種情況在將來也應該是如此的吧。

然而極其自然的現象，國語和閩南語接觸，國語和閩南語兩方都受到影響。閩南語接受了國語的影響起了反應⁵⁾。但同樣的，國語蒙受閩南語的影響也不可忽視。現在在台灣，多數人使用的「國語」不完全同於標準的北京官話，也有異於中國本土的所謂「普通話」。那個差異存在於發音、語意或文法各方面，造作了具有台灣特有的「國語」。如果把這稱為「台灣國語」，那麼導致台灣國語形成的原因之一，說是接觸了閩南語也不違過。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台灣社會本身的經濟、社會、政治的變化。戰後四十年，台灣由農業社會大轉身走向工業社會，起了變動。省籍不同的社會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社會的發展變化必然也要求語言狀態的改變。在現代社會合乎語言的新交流形態是不可或缺，為此，新的表現形態取代了舊的表現形態。「國語」當然也必需孕育出適應現代台灣社會的表現形態。事實上，可以發現很多社會變化導致台灣國語發生的新語言形態。

目前在台灣以共通語的身份流行的那個語言，其實是不外乎一種台灣化的「國語」。「台灣國語」形成的最有力的要因，作者認為是：一個是跟閩南

話的接觸，另一個是台灣社會本身的變化。以下，想要根據這個觀點來分析台灣「國語」的實況。

二、台灣國語的內涵

我們可以把分佈在台灣境內的固有語言分為閩南語、客家語和原住民語的三種語言。其中，閩南語跟客家語都屬於漢語系統，而原住民的語言屬於南島語系統。從人口比率來看，以閩南語為母語的人約佔總人口的七成之多，客家人跟原住民合算起來約佔一成強（原住民的人口極少數、僅佔百分之1.5至2而已）。剩下的大約二成是1949年前後新從中國大陸移來到台灣的新住民⁶⁾。只要看台灣人口比率，我們就會了解閩南語勢力之大，但實際上閩南語的勢力是過去台灣三百年的歷史中始終保持最強勢的。閩南語連在日語為公定語的殖民地時代也是實際上的共通語言。目前，會操閩南語的客家人、原住民或新住民也為數不少。有時候管閩南語叫做台灣話（或叫台語、台灣語等等），其原因就是因為閩南語在台灣的勢力如此之大，即使在語言學的立場看來並不是非常適當的稱呼。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移住在台灣的所謂外省人的省籍五花八門，因此，他們所說的漢語方言亦是各色各樣的。有一些出生在北方方言區（廣義的官話區）的人可能將他們自己的方言用做「國語」；另有一些出生在非北方方言區的人也可能會講「國語」，同時當然也會講他們自身的家鄉方言。如果是這樣，他們所說的國語就應該帶著非常濃厚的自己家鄉方言色彩。比如，北京出身者應該把自己的母語——北京話帶著一種極強烈的自豪感直接認做「國語」使用，而四川人卻可能拿他自己的西南官話當做腔調相當重的一種國語講話。又比如上海人，在他們上海人之間，一定會利用上海話謀求互相的溝通，但在一般社會上他也不得不使用「國語」，在這種情況下被他們所操的語言應該是不同程度攙雜著上海腔的國語。如此，雖說是南腔北調，呈現著一種混亂狀態，可是還不到談話時需要翻譯人那樣嚴重的地步，在一般社交和溝通上沒有任何困擾，從以前，叫這樣程度的官話方言做「藍青官話」，這也就是中國標準語的實質，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在早期台灣外省人的語言生活只

不過是全體中國語言生活的一種縮影而已。

在此，我想針對「國語」究竟是甚麼的問題簡單地說明一下。對於以北方方言為基礎，北京語音為標準的這一點來說，台灣的「國語」是跟中國大陸的「普通話」沒有甚麼兩樣。為甚麼把北方方言（也就是官話）奠定為基礎方言呢？就是因為這方言具有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等白話文的悠久傳統。「國語」或「普通話」的詞彙、語法也是根據白話文的傳統而形成的。因為除了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官話以外，官話還包括著西北官話、下江官話、西南官話等幾種次方言，而且各種方言的語音都有相當大的差別，所以北京音系被選為國語語音的標準。有一部份人把北京話本身看做「國語」、但嚴格地說來，北京話指的是在北京流行的一種方言，而亦擁有其獨特的發音、詞語、語法，為此，它不跟國語這種觀念完全一致。同時，把北方方言直接認做國語的看法也不一定是很妥當的；又，拿北方官話（就是北方方言之中的次方言）來跟國語同樣看待也是不很正確的事。因為，這些方言都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有同一個語言基礎的人們自然而然地慢慢地形成的，但「國語」卻是到了民國初年方有政府制定，國家賦予的權威，蒙受標準化的語言。北京話、官話和國語這三種用語多半有共同的外延，其實應該各自在不同的角度上做出定義才是。

三、台灣國語的語言特徵

目前，國語在台灣社會生活中起著足夠的溝通作用。國語也拆掉了生在台灣社會中的各族群之間的語言牆壁。如上所說，在台灣已經普及了帶著不同程度方言色彩的共同語，不管前述的定義，就都一率稱為「國語」。其實在台灣流行的國語之中，多數派所說的國語跟從中國大陸直接渡過來的國語或標準北京官話比起來離得比較遠，具有獨樹一幟的風格，將近五十年之間，在台灣風土上漸漸形成共同語。從而，也可以管它叫「台灣化的國語」，或是一般人所提的「台灣國語」。但是，「台灣國語」這個稱法多半意味著一個有台灣色彩特別強的發音及措辭的語言，含有非難其非標準性的一種蔑稱而已。當否姑且不論，大家都知道台灣共同語和標準北京官話不完全一致。異

同可以在發音、詞彙、語法、熟語等各方面發現。其中，語彙方面的不同最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最近陸續出現了許多大陸台灣詞語差別詞典之類可以參考，所以不必在此一一舉例。

在台灣他說的國語好壞，跟他如何學會國語的事實很有關係。尤其是他的年齡、教育、出身地等特別是干預的因素。這種紛歧在發音方面出現得最顯著；國語語音本來是基於北京音制定的，從而發音好壞的評價標準當然也在於跟北京音的距離如何。台灣味特別濃厚的發音如下：

一、塞擦音 z-、c-、s- 取代捲舌音 zh-、ch-、sh-；zhīdào (知道)

發為 zīdào，chī fàn (吃飯) 發為 cī fàn，sìshí (四十) 發為 sīsí。

二、濁音 r- 念為邊音 l-；「今天天氣好熱 (rè)」念如「今天天氣好樂 (lè)」。

三、hu- 取代 f- 音；把「研究費 (fèi)」念如「研究會 (huì)」。

四、n- 音和 l- 音不分別，一律念為 n- 音；比如「蘭 (lán) 花」聽起來像是「南 (nán) 花」。

五、以 i 音取代撮口音 ü。為此，「你去過蘭嶼嗎？」聽起來像是“ Nǐ qìguò nányí ma?”

六、-uo 發為 -o。例如把「國」念為 gó，「羅」念為 ló。

七、有個傾向過度鼻化母音。例如，「怎麼樣」的「樣」念為 iǎ、還有，「我怕他」中的「怕」，「他」兩個字都鼻化為 p'ǎ、t'ǎ。

八、部分說話者的 -en 跟 -eng 以及 -in 跟 -ing 的差別含糊不清。

這種脫節現象恐怕大部分都是蒙受閩南話干涉的結果，但是，這並不是意味著全體閩南語說話者都使用具備這種特徵的國語。國語能力比較強的人說的國語裡面比較少有上述的特點，但國語能力比較差的人說的國語裡面當然多有這些特點。換句話來說，在現實的台灣社會中從「標準」到「不標準」通行著程度不同的國語。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不標準」，那種國語也被接受為一個台灣民眾的共通語。反而他們對這種不標準國語感到一種親切感。

在形態結構的角度上拿台灣國語跟北京官話對比，台灣國語有如下的很重要的特徵。

1) 台灣國語很少用 r 音。「快點兒！」說成「快點！」，「左邊兒、右邊兒」

那樣的說法也不常聽到。最厲害的是「哪兒」，有部分人把這個字說成「你去哪？」。大多數人這個 r 音發得不好，所以，要念「花兒、鳥兒」這些字的時候，像 huā'ér、niǎo'ér 那樣，做爲一個獨立的音節發音。

2) 台灣國語很少用輕聲。其單字即使在形態學上起著重要的區別作用時，比方說「東西」，很少人分別發 dōngxi 和 dōngxī。上面兩個現象大概也都是由於受了閩南語影響的產物。但是，在台灣，r 音和輕聲的使用好像不認爲是標準國語的不可缺少的因素。縱使你不會準確使用這些，也絕對不會蒙受「不標準」的評價，相反，要是濫用 r 或輕聲的話，可能使人家激起對你的反感。北方官話以外的漢語本來很難接受 r 音和輕聲，所以跟上面的第 1 項到第 8 項的純粹語音學上的特點比起來它的性質是不一樣的。台灣式語音特徵在日常共同語的水準上完全被容納，可是任何人都都不承認它是國語的「標準」發音。不過，r 音或輕聲的缺乏卻並不傷害「標準國語」的資格的。

在文法方面最有特色的現象是如下的「有、沒有」的使用法吧。

新娘有漂亮，新郎沒有漂亮。

你有去過沒有？

我相信你的公司一定會有發展。

類似這種「有、沒有」的使用法、明顯的是直接帶入閩南語的說法，是「不標準」。不過在台灣是普遍可尋的⁷⁾。

歸納上述的討論：

1. 台灣通行著多樣性質的國語。這些多樣性和北京話的音韻，語法、意義上的距離或遠或近的展開著。

2. 多數人使用的國語接受了台灣話（特別是閩南語）的影響，開始脫離標準國語。但，台灣民眾允許這種國語做爲自己的溝通手段。

把所謂的北京話視爲最有權威的語言的想法，在台灣人之間並非完全沒有。尤其在學校教育方面容易被人認爲北京話在學校是唯一應該教的樣本的想法是無可奈何的。不過，無論在教育上如何用心如何鼓勵，要求學好母語中不存在的 zh-、ch-、sh- 是不可能的。相反的，台灣話方面的抗拒技巧被理解了。如此一來，可以說台灣話強力出擊北京官話，創造了「被台灣化的國語」。

四、台灣國語和大陸普通話的差異

台灣的「國語」大致相當於中國本土的「普通話」，但兩者之間可以看到些許的不一致。首先是表記上的不同。普通話已經採用簡體字，在台灣繁體字依然是正式文字。讀音也有一些出入。中國制定「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的讀音標準謀求統一。但是，這讀音和在台灣通行的讀音對照之下可以知道二者有相當大的出入。尤其在舊入聲音的字調上有很多不同。在“Textbook Chinese”，「可惜 kěxī、叔叔 shūshu、除夕 chùxī」等被標音的單字、在台灣一般的發音是 kěxī、shúshu、chúxì。此外，也有「究 jiū ~ jiù、「綜」 zōng ~ zòng，「期」 qī ~ qí（後者是台灣式）之類的例子。最有趣的是連詞「和」的念法，現在台灣的電視播報員把這個字讀 hàn。查看在中國出版的字典，這個 hàn 的讀音完全被取消，一律統一成 hé。在台灣的國語日報字典等上面，這個字是讀 hàn 做連詞用。以前，一般是讀 hàn，所以很想知道在現在的中國的實際會話上是如何發音。

然而，文字和讀音面的差異對語言而言不過是表面的現象。普通話和國語的重大乖離顯現在使用語法的標準上。譬如：

生產任務勝利完成了。

抓革命，促生產。

目前糧食很緊張。

這種說法在過去的北京官話是看不到的，在台灣的國語也沒有的新的表現。這種表現法可以考慮是中國社會轉化成新社會時所發生的產物。又例如，「坦白」這個詞是「告白自己的罪狀和錯誤」的意思，「靠攏」是指「接近共產黨的立場」，這種微妙的意思明顯的令人感覺到是政治主導型的社會析化出來的。由此可知，中國本土的普通話也有激烈的變化過程。國語和普通話雖然由共同基盤出發，但可以發現它們向不同的方向發展。兩者分離的原因應該是社會體制的不同。

比較一下中國大陸的社會狀況和台灣的，我想台灣社會的特色首要是國民全體教育程度的高低。高就學率及高學歷提升社會全體知識水準，產生向上的經濟力，也帶來了與外國文化恆常的接觸。身為現代工業國家的台灣必

然需要適合於它的溝通手段的共通語，語言應該符合這個要求的被豐富。社會內部當然是流動的，內部的交流的溝通也擴大成大眾傳播。與外國的文化、語言接觸的結果導致外來語的出現。例如，從「做秀」的音譯字到「請 change 一下，好不好」、「Miss 林！」之類的從英文直接導入的表現普遍的被使用。從日文借用的也不少，不過，像「楊楊米」、「便當」等詞是先進入台灣話再被國語借用的情形比較多。媒體的發達產生了很多的流行語和俚語。例如，

你少蓋！

她的樣子驢透了！

那小子很罩得住馬子。

你的英文好菜！

他很喜歡泡女孩。

亂漂亮！

老師，我還沒有蹺過課啊！

這些不高尚的俚語表現深受年青人喜好而被接受。

五、台灣國語的實際情況

從世代觀點看，年青人說的國語比他們的父母、祖父母說得國語要「標準」的多。在都市區和鄉村區、都市區的人們相對地使用比較標準的國語。而且，在都市區，那裡所使用的國語漸漸難以區分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話語差異。原因是，年輕世代的國語正朝著無省籍差別的等質話言發展。譬如，有一位會一點中文的外國人在台灣用國語跟二十歲或三十歲的年齡層的人交往時，不管對方的省籍如何，似乎沒有感到不便。也不會感到本省籍的朋友的國語和外省籍的朋友的國語之間有大差異。但或許在鄉村區出生的友人之中也可以找得出說非常「不標準」的台灣國語的人。萬一被本省籍的友人邀請至家裡訪問，有機會跟他的父母交談時，他的雙親很有可能說極端的台灣國語。相反的，如果對方是外省籍的家庭時，他的雙親的國語也許是帶著令人難以理解的很重的口音，面對這種國語感到手足無措的情形也有可能。總而言之，現在的台灣的年輕世代使用著富有異於雙親、祖父母的發音及表現

方式的國語，也就是在台灣地區孕育的國語。

如今至此，一些老一輩的人縱使有希望用北京話統一語言的苦心，北京話也無法打倒這種新「國語」吧。因為，年輕世代的國語是以台灣的社會構造做條件被創造出來的。現在，在現實社會裡基於北京話的「標準」官話有不被承認是正統東西的傾向。甚至 r 音或輕聲的過度使用會招來笑柄。

被台灣化的新的國語的創造爲了克服台灣的歷史中的語言差異和方言差異，開始帶來了共通的交流手段。但是國語對多數人而言不過是屬於第二語言。母語和共通語應該賦有互相交流彼此影響的相輔的任務。最後，在此想談談有關在台灣的双語併用的一些問題。

六、台灣的双語問題

使用國語和閩南語的說話者在何種情況用國語，何種場合用閩南語的問題、很有意思。在正式場合全部使用國語。日常會話中，國語和閩南語兩種都被使用，但是這有複雜的一面。有在家裡的日常會話全部使用閩南語的人，也有跟父母用閩南語交談而跟兄弟姊妹用國語交談的人。也有視話題改變使用語言的情形。正式的話題用國語交談的多。但是，與好朋友玩撲克牌時不用閩南語就沒意思的時候也有。年青人一般不具有只用閩南語談正事的能力。即使開始時使用閩南語談話，但一碰到困難話題的問題無法用閩南語表達時，立即換成國語繼續談話的場面時常可以看到。這明顯顯示國語居高位，閩南語居低位。都市區的本省籍年青人中已經出現只會用國語的人。依此情況，閩南語似乎會步向消滅的命運。但相反的，在鄉村的外省人使用閩南語的人也多了。如前所述，在商業社會閩南語以共通語的強硬姿態被使用。年青人閩南語能力低落的原因是沒有學習字音的傳統。因為不會讀文字，造語能力就退化了。如果母語是自尊心的支柱的話，閩南語或客家語的未來將寄望在教育上。

這幾年來，在台灣出現主張使用國語和閩南語雙語併用的論潮。也有主張加入閩南語和客家語作爲公用語。鄭良偉的雙語併用論是其中的代表⁸⁾、雙語併用政策的優點是：

- 一、雙語式語言統一合乎社會語言學和心裡語言學的理论。
- 二、它順應最近世界各國的語言計劃政策的趨勢。
- 三、雙語式的語言政策是合乎中華民國的憲法精神和教育宗旨的，又是政府向來的語言政策。
- 四、雙語式的語言合乎全中國的實情。
- 五、它合乎台灣的實際條件。

最後的五，意指台灣學校制度發達，開設閩南語和客家語的課程在財政、技術、設備上都沒有困難。而且也建議在法制面保障國語、閩南語、客家語是合法語言，同時，特別是在學校的教育上，和國語一樣也學習閩南語，並推進台灣話的學術性的研究。事實上台灣的國語是接受台灣話的影響，立足於台灣的基盤上，因此，借教育場所發揚台灣話，提高其威信，是發展國語原動力的不難想像的事。

台灣也和其他多數國家一樣抱有複雜語言問題的國家。這主要是不外乎在於台灣話(包含客家話)的法律、政治、社會的處境問題。一方面，可以看到國民政府統治的五十年之間，新共通語的國語在台灣已經著根了。這個事實不是說明台灣社會的精神的堅韌表現嗎？

※本文曾獲文教大學平成六年度共同研究奨助，謹此致謝。

註

- 1) 參見「樋口1985」。
- 2) 參見「游汝杰1992」。
- 3) 聽說行政院曾經調查過國語的普及率，但作者未曾看過。
- 4) 參見「俞敏1981」。
- 5) 國語給與台語的影響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但這問題目前暫時不提。
- 6) 參見「王育德1957」。
- 7) 對於台灣國語語法上的問題，較詳細於「伊原1984」。

8) 參見「鄭良偉1990」。

參考文獻

- 王育德 1957 台灣語常用語彙 永和語學社
- 俞敏 1981 台灣省光復後的國語推行工作 語文現代化第5輯
- Kubler, C. 1985, *The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in Taiwan*, Student Book Co.
- Van den Berg, M. 1986,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use in Taiwan*, Crane Publishing Co.
- 伊原大策 1984 台灣標準語(國語)之中南方方言特徵 文化第47卷3、4號
- 樋口靖 1985 台湾の「国語」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について 筑波大學外國語中心外國語教育論集第7號
- 鄭良偉 1990 演變中的台灣社會語文 自立晚報社
- 洪惟仁 1992 台灣言語危機 前衛出版社
- 游汝杰 1992 台灣與大陸華語文書面語的差異 語文建設(總53期)
- 黃宣範 1993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 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仇志群 范昇堡 1994 台灣語言現狀的初步研究 中國語文(總241期)